

美的开端

祝 勇



《何以中国》展览展出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甘肃省博物馆藏）

要的区别之一。

三

彩陶，上古先民们制造的最美之器，在以彩陶、玉器、青铜器、瓷器、书画等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彩陶时代历时最为持久，时代纵深达5000余年，覆盖空间广大，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下游，在大地上纵横铺展，跨越了大官台、大地湾、仰韶、马家窑、大汶口、屈家岭、大溪、红山、齐家等文化，涉及今天的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形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彩陶文化。

彩陶的时代结束了，但它并没有真正结束。它停留在时间里，如影随形，有如时间深处的孤灯，照亮先民们未来的旅程。今天，彩陶早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艺术流变（书法绘画、音乐舞蹈）中，彩陶的影响无处不在。人们常说华夏文明5000年不断流，纵然是远在数千年前的彩陶，它的风流余韵，袅袅不绝。

关于衣，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制品的使用就超出了日常生活和礼器用具的范畴，向更广阔的生产生活领域“旁逸斜出”，比如陶纺轮，就是制陶工艺的一个延伸。陶纺轮，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成为纺织生产工具，这证明伴随着当时农业文明的发展，纺织业已有了很大发展，我们的服饰文明，已经开始起步。

只是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出土的“饰”比较多，而“服”因为是有有机质，易于腐烂，上古时代的衣物几乎不可能穿过时间的围剿抵达今天，但可以找到与纺织文明有关的其他证物。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率领考古队到山西夏县考察，路过西阴村和辕村，那里据说是螺祖养蚕的地方。螺祖是黄帝的妻子，因为发明了养蚕缫丝的方法，让上古先民们不仅有饭吃，而且有衣穿，因此被奉为“先蚕娘娘”。在夏县西阴村和辕村，螺祖给黄帝进献丝织战袍的传说至今仍流传。在那里，李济和他的伙伴们果然发现了一个丝质茧壳。李济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激动地确认：“这是当时发现的最古老的蚕茧的孤证标本。”两年后，李济先生把它带到美国华盛顿检测，证明这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

1958年，在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家蚕丝线、丝带和绢片终于被发现了，与丝绸生产相关的

陶纺轮也惊现于世。2017年，考古人员在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青台遗址出土的瓮棺里发现了丝织物，鉴定结果为5000年前的桑蚕丝残留物，是迄今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绸实物，表明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发祥之地。丝织物与它的生产工具——陶纺轮，虽沉埋于地下，数千年沉默不语，却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完美的互证。

关于食，因为陶器，我们的上古先民们可以喝开水、吃熟食、饮美酒。饮食烹调，由生存之必须，转变成一种生活美学。陶器里的钵、碗、杯、豆、盆、罐、觚（以上为酒器、饮食器和储存器）、釜、鼎、鬲、甗、甑、甗（以上为炊煮器），陶器的器形越来越细，对应着先民的饮食越来越走向精致与复杂。而精致的饮食文化，又将中国的文明引向了“礼”的层面，如《礼记》里说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有着经久不息的魅力，正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生活、与生命最本质的欲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出发，华夏文明达到了一个足以傲然于世的高度。

关于住，我们今天可见的对于瓦的记载来自西周，东周有了“盟于瓦屋”的记载，说明当时已有瓦屋。而瓦的出现，其实就是从陶罐衍生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作家杨熙龄先生说：“我们祖先首先发明制造陶瓶陶罐，然后制造井圈之类的东西，把井圈切两次，就是四瓦片。把一个瓦瓶剖开，就成为两块筒瓦，瓦当就是屋檐筒瓦顶端下垂的部分，即筒瓦头，把瓦摊平，就是砖。人们用砖瓦或者用水泥盖成的房屋，也还是和陶瓶陶罐一样，仍然是个容器，所不同的是一个用来盛水，一个用来盛空气和人罢了。”

关于行，车轮的出现也与陶器，尤其是陶轮的启发有密切的关系。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轮盘，轮盘之间装一根纵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踏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粘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就可以将陶器塑捏成形。若将这个对轮盘横过来放，不就是车轮吗？但这个在今天看似简单的动作，人类可能历经了数千年才最终完成。在中国古代传说系统中，是轩辕黄帝把木头插在圆轮子中央，使它运转，从而发明了车辆，黄帝也因此被称作“轩辕氏”。轩，就是古代一种有帷幕而前顶较高的车；辘，则是车前驾牲畜的两根直木。但黄帝发明的车轮，我们没有见过。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考证的结论，约在4500年到3500年前，中国出现了第一辆车子。而《左传》中提到，车是夏代初年的奚仲发明的，如果记载属实，那是4000年前的事情。在殷周时代（距今3000多年前）的文物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殉葬用的车，当时的车子由车厢、车辕和两个轮子构成，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交通工具了。无论怎样，车轮是中国古代先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车轮周而复始的运转，推动着车子向前运动，刷新了人们对于距离和时间的认识。历史的车轮，推动着物质的车轮，向前运行。

四

除了日常所必需的衣食住行，持续数千年彩陶文明，也为中国艺术史缔造了一个美的开端。数千年的岁月积累，足以支撑此后数千年的艺术进程。

比如书法和绘画，我们就可以从彩陶上寻找源头。在彩陶上，我们可以看见的，有最初的符号（1959年，在山东省宁阳堡头75号墓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壶上发现了以毛笔之类的工具绘写的红色符号，是首次发现的陶器符号），甚至在陶寺遗址的扁壶上，见到了文字的雏形，还有最古老的绘画，在这些绘于陶器表面的画上，我们感受花蝶泪梦，目睹

睹鱼跃鸢飞，见证初民们生活的那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原始公社世界。我们看不见的，是在彩陶上写字、画画的笔。从彩陶上符号和图画线条的流畅、粗细浓淡的变化来推测，当时的书写和绘制工具，不是用竹木削成的硬质工具，而是以兽毛或者藤须加工成的软笔。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陕西临潼姜寨的5000年前的墓葬中，已经发现了毛笔，同时发现了盛放颜料的砚石。影响中国书法和绘画的主要工具毛笔，至少在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完备。自那时起，一直到今天，艺术家进行书画创作的工具有始未变。中国书画艺术万般风情、艺术史上的千种流变，都根源于那一管细细的毛笔。

有学者认为，绘画中的花鸟画，就是从花瓣纹和鸟纹中演变来的。由于花瓣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鸟被认为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因此花与鸟的结合，正是上古时期生殖崇拜的产物，只是到了后世，这种生殖崇拜已经淡化，而花与鸟的组合却延续下来，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它的内涵也由“鸛蝶之情”（男欢女爱），转变为吉祥如意。

同样，我们民族的音乐、舞蹈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彩陶时代。在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内壁上，三组舞蹈人物翩然起舞，是那个年代的“大河之舞”吧，几千年后，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起舞时的节奏与气氛。

而陶器，本身就可以是乐器。《易》说“鼓缶而歌”。缶，是盛酒器，有陶缶，也有青铜缶。最著名的青铜缶，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两件青铜冰鉴缶（即曾侯乙铜鉴缶），缶内有夹层，夹层里面可以放水，这样战国早期的“湖北人”就可以喝上冰镇饮料。无论陶缶还是青铜缶，用来击打它，它就成了乐器。所以李斯《谏逐客书》说：“夫击瓮叩缶、弹箏博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写：“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看来在东周列国时代，击缶还是挺普遍的。《庄子》中写：“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敲击的盆，想必也是陶盆，而不是青铜盆、不锈钢盆，或者“红双喜”的搪瓷脸盆。

五

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早迈入文明殿堂的民族之一，彩陶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文化的“文”，就是“纹”——是纹身的“纹”，也是花纹的“纹”。它在甲骨文里的写法是一个站立的人，上面是头部，两条手臂左右伸展，两条腿站在地上，人的胸部绘有美丽的花纹，后来引申为彩陶上的纹饰，再后来出现了玉器、青铜器、漆器等，花纹的载体也越来越多，“文”的范围越来越广，从一种物质转移到另一种物质，最终转移到无限的物质之上，不断地“化”，成为覆盖于我们生活之上的“文化”。而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种器物——彩陶（“文”），就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本源，是根脉，是埋进土里、等待再生的种粒。在艺术的“六道轮回”里，它的生命化入了书法，化入了绘画，化入了建筑，化入了歌舞，化入了与生命相连的每一个艺术领域。我们的文化和艺术，就像陶纹（文）上的鲜花一样绽放，日益昌荣和茂盛。而出现“纹（文）”上描绘的繁花，也被写作“华”（“华”就是“花”），成为我们民族的名字。我们自称“华夏族”，或“华夏族”，我们的土地，称为“中华”，其实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文明之国、礼仪之邦。我们的文化，是盛开鲜花的文化；我们栖居的地方，是鲜花盛开的村庄。我们民族的名字里，包含着祖先无限的诗意与自豪。



冰清玉洁水仙花

江初昕

了。儿子侧着头看了看，摸了摸，嗅了嗅，一副珍惜爱怜的模样。儿子说，这么一点水就能长出这漂亮芳香的花儿来，要不是亲眼所见，还真不敢相信。

是呀，没有土壤的肥沃，没有自然的雨露，仅仅靠这一掬清水，依然繁花绽放，留香人间。

箭枝上几朵洁白的小花，在温暖的房间里尽情展示着它那修长妩媚的身姿。芬芳的花香溢满房间，令人心旷神怡。虽然在冬季，但水仙花没有气馁，没有彷徨，以顽强的毅力和独特的个性为

了。儿子侧着头看了看，摸了摸，嗅了嗅，一副珍惜爱怜的模样。儿子说，这么一点水就能长出这漂亮芳香的花儿来，要不是亲眼所见，还真不敢相信。

是呀，没有土壤的肥沃，没有自然的雨露，仅仅靠这一掬清水，依然繁花绽放，留香人间。

箭枝上几朵洁白的小花，在温暖的房间里尽情展示着它那修长妩媚的身姿。芬芳的花香溢满房间，令人心旷神怡。虽然在冬季，但水仙花没有气馁，没有彷徨，以顽强的毅力和独特的个性为

连绵不断的阿尔泰山脉似是臂弯一样环绕着美丽富饶的冲乎尔山谷平原，使这里自古就成为西部游牧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孕育出璀璨多元的民族文化。其中，布尔津县素有“童话边城”的美誉，其下辖的禾木村更是有媲美瑞士美景之说，使我慕名前来之前，心里已经充满了期待。

禾木村属于新疆地区典型的图瓦人村庄之一，目前主要是图瓦人和哈萨克人在居住。若是自驾进入这个边陲小村庄，远远就能看到村中散落的许多木头的尖顶木屋，这些房子都有图瓦民族的建筑特色，外部是尖顶，里边是平顶，而平顶与尖顶之间正是图瓦人日常贮藏食物和饲料的空间。

据说，这种结构的居住建筑仅在图瓦人聚居的几个地方才有保留，其形态看起来确实古老而神秘，又有着牧区天然的古朴之美，让我站在高处远远望去时，生出丝丝恍惚，一时以为自己正站立在阿尔卑斯牧区的村庄当中。

敦实的禾木桥是禾木村最显眼的标志，也是游人歇脚留影的理想之地。在秋风乍起的日子，人要是桥上静静地走着，脚下一路河水潺潺，岸上和风轻轻吹拂，眼前斑斓的树叶在阳光下摇曳，轻轻地晕染开秋色，那种醉在自然中的感觉，有着穿行在油画中一般的诗意。

让我兴奋的是和瑞士的景区相比，禾木在天然的美景之外也不失暖暖的人间烟火气。在旅游大巴停泊的地方望去，一路散落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小食店。这些门店，门前多数有新鲜的热食在出售，暖暖烟火，袅袅升腾，一家连着一家，氤氲着整条村庄。

我先看到的一家是现实现做馍和炭烤羊肉串的店。店家把一整块羊肉挂在门口做招牌，我从色泽的新鲜程度猜想，羊肉可能是早上才宰杀的。老板娘坐在门口，正忙着把羊肉块穿上铁钎子。羊肉块都是肥瘦肉红白相间着穿，不肉不根，做法地道。炭烤的时候，我见到店家的做法是，把肉串在炭炉的网格上数次翻烤，最后，再撒上精盐和孜然来调味。

这样烤出来的羊肉不腻不膻，且肉香扑鼻，嫩滑多汁。据说北疆的羊都生活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所以肉质特别肥嫩，这话看来不假。反正一串肯定是不够的，在新疆吃烤熟的羊肉串，一次要吃上好几串才过瘾。

来到新疆，馍是一定要吃的。因为大抵只有在新疆，你才有机会尝到从馍坑里现做出来的馍。“馍”在波斯语中是面包的意思。这种圆形的面饼是新疆人一种传统的主食，跟汉族人的烤烧饼很相似。因为易于保存，又足够普及，所以新疆人不可一日无馍。喝着奶茶，吃着烤馍，最能体验新疆人舌尖上特有的一份知足与丰实。

因为不赶时间，我就在馍坑边取暖，看店家在烤肉、揉面，看禾木活泼生动的人间烟火。此时的禾木村，阳光尚暖，秋光正浓，人在其间劳作，美若童话在复活。

馍坑有1米左右的高度，我看到店家先是将发好的面麻利地揉成面坯，再扎几个孔，才人坑去烤。从馍坑烤出来的馍，香喷喷的，外焦里软，松香可口，我趁热吃了半个，再喝下一杯香浓的奶茶后，感觉浑身都有暖意。

如果爱吃羊肉但不喜烤物，那么鲜香的羊肉汤一定不能错过。沿着禾木河走，我远远看到一家早餐店，门前支起一口汤锅，飘出浓浓的肉香味。循香前去寻味，原来是一锅热乎乎的羊肉汤。可惜我实在是吃不动了，但那汤的肉香味确实销魂，让我至今仍念念不忘。

关键还是新疆的牛羊肉够鲜。所以对于喜吃米饭的南方人，就一定要在新疆尝尝抓饭。在禾木，稍大一点的餐馆都有。抓饭的灵魂食材是羊油和羊肋排。吸收了羊油的米粒，色泽金黄，油光锃亮，热气腾腾地冒着羊油香气，加上有肥瘦相间的羊肋排和爆香洋葱拌在米饭中，一来就是一大盘，真的无法让人不垂涎。把条状的羊肋排上手攥着吃，羊肉的鲜香伴其肥瘦相间的嫩滑感，最能体验一把草原人家独具的风味。

那么好的牛羊肉，即使是一样的做法，我敢打赌，在其它地方都难吃到一样的风味。尤其到了冗长的冬季，一碗碗滚烫的奶茶和羊肉汤是重要的，一个个热腾腾的馍也是重要的。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即使如此平素的食材岁去年来地重复着，但茶不能淡，汤不能凉，在新疆，都是寻常但又马虎不得的，它们体现了新疆人民简朴又豁达的生活态度。

若不为赶路，不妨在禾木村挑一家倚着河畔的民宿住下来，歇歇脚。白天，挨家把禾木的新疆特色轮流吃一遍；夜里，听小河流水，观满目星河。

大可不必担心会油腻，因为新疆是当之无愧的瓜果之乡，品种之繁多，口感之香甜，最适合去油解腻。有个新疆民谣是这样说的：“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库车勒的香梨人人夸，叶城的石榴顶呱呱。”

凭依着这个民谣，我就把它们先尝了一遍。味蕾的记忆是，葡萄种类繁多，哈密瓜脆又甜，一口下去就感觉格外地道和新鲜。石榴没去考究是不是从叶城县运来的，反正个个皆硕大，饱满。我尝过一块，色红，多汁，味甜，让我不禁猜想，一定有补血的功效。

去的地方多了，让我常常觉得，一方水土的魅力与底色，不仅在其美的景色，更在其暖暖的人间烟火气。在禾木，馍有其麦香，肉有其肥美，果有其滋味，单从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感说来，就能为我的新疆之旅延伸出许多美好的回忆来。



禾木的味道

朱頌瑜（瑞士）